



系吟園漫笈
八
尾

1曾5
20
8止



門 1 曾 5
號 20
卷 8

紫芝園漫筆卷之八

信陽太宰純德夫著



說卦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言至人作易之功蓋理物理也性人性也命天命也物理有所至易必窮之加序卦所稱是也人性万品好惡各殊君子小人勗而一別臧否淑慝微以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非人事之象所謂盡性也理窮矣性盡矣虽有智巧將何所施至是事之成敗唯有天命君子特女其所遇而已非至人其孰知之所謂陰陽變化易之所明其要在此故曰以至於命也宋儒以此語為學

者之事表章究理二字以為文學之要務豈不謬哉
但朱先生甚重生自飲食居處以至出入勤止賓客承接之
事苟可以傷生者斷不為也然其所以病死者乃以思慮過
度也蓋先生有志于功名自少以著述為事年過六十旧病
數發而猶不能清心靜養遂致篤疾而死謝在杭云思慮之
害人甚於酒色誠矣

有治田客語人曰吾鄉終歲天氣惡若遇天晴氣和終日無
風者人謂之十八日好天氣言一歲之內唯有十八日好天
氣也聞者輒感之曰噫可厭土地之僻也其民何以堪之客曰

亦習耳余聞之笑曰子吳治田之少好天氣乎試問東都一
歲能得幾日好天氣乎吾恐不及治田十八日耳聞者默然
少焉曰誠如子言

自唐以前註古昏者解文義而已無作評論宋儒好作評論
故古昏之有評自宋以來極為無用夫評者論是非而已是
非無定論人各是非其是非安得以己之是非二天下哉
故作昏評者是欲以區區所見是非天下也可謂僭矣如凌
以棟史漢評林猶多無用之評况其他乎余每讀昏見後儒
評語不致荒之往塗抹之為其無益於學者也

有安藤某者前長火蓋隊百人既老号三樂居士其所兴遊
有一士人少居士一歲一賈人少居士二歲申寅冬三人皆
疾十一月居士卒翌日賈人死又翌日士人死六一奇事也
居士年八十四云

杜欽云甫昔小年日早充觀國賓負笈行千里旅食京華春
旅衆也旅食猶言旅酬也室鳩巢先生晚年有駿臺雜誌自
言其少時游學于京師曰或員笈旅食于京師是誤以旅為
羈旅

雜誌盛稱程朱之道即聖人之道乃曰天地之道即堯舜之

道堯舜之道即孔孟之道二二二即程朱之道也鳩巢之
意欲以程朱之道推本天地為乃以天地之道推本程朱是
誤以末而本六立言之過也

鄒商贊曰蚩推品祿以安社稷誰存君親可也蚩下當有曰
字而省之語急故也六古文法也

馮唐傳文帝曰嗟呼吾獨不得蘆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
唐曰主臣陛下雖有蘆頗李牧不能用也夫頗牧之所以能
卻胡寇者以其趙將而用國人也雖漢諸將豈無能為頗牧
者哉所以弗能者將皆天子所遣卒皆四方志募之兵不則

滴成之衆但離本上而行役於万里之外是虽主猶客也此
之古時名將將本國之兵以待敵者強弱之勢不可同日而
語也其實封建興郡縣兵制之異耳馮唐亦未之有知也
王言上疏言至王独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
咸言之善哉言由次觀之人主之行不可不慎也詩曰鶴鳴
于九臯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莫之言無也然莫興無在文不同其用不可易無有無所作
莫所今按古文言莫有者如左氏傳云莫有辭心莫有辭心
不多見而莫字比無字意微迥不字耳先生乃一切以莫

字易無字妄矣余嘗以此難先生二二曰莫無也無之為莫
一音之轉耳有何異美吾子必欲教別之乎余一不敢事矣
而心未以為然蓋以文字有可互用者不可互用者也莫所
於古昏未之有見也文廷陳孔璋徵豫州文云莫所馮一令
所見摺此豈本無字後人誤作作莫歟亦未可知也徂耒乃
好用莫所字亦好奇之過也凡徂耒有所好用字如當之甚
而去一當云此而去是當云然而去亦當云去而距當云當
而去才當云詳而去審當云言而去謂當云只而祗當云可
若忘而去容當云古辭若古語而去古言之類此皆二子同

訓而其用各殊先生乃亂之可謂妄矣蓋好奇之甚不自覺其誤耳然同訓之字亦有可用者執一不可也要當學古入字法則總免其過矣大凡徂來之文維奇然字法駁雜貶有踈謬覺者詳之

徂來先生謂仁齋先生好奇自余觀之徂來之好奇甚於仁齋古人所謂尤而效之者夫子有焉

漢昏馬官傳云官求姓一官仕學一馬氏我日本一倉史右族有牛鼻氏亦不足怪也

韓安國諫梁孝王引語曰虽有親父安知不為虎虽有親兄

安知不為狼如語所云世間有之然非人情乃變之大者也真所謂不可訓者也

二人在道上見跛者視之美文人也甲曰美哉夫也惜其左足獨短乙曰子言過矣夫子非左足獨短也乃右足獨長也已二人行且事論鬪者笑之有元父進謂之曰二君之言皆是也亦皆非也夫子左足少短右足少長

碩人詩謂之實人賦亦可小戎謂之戒車賦亦可七月詩謂之農業可采微出車六月采芑諸篇謂之出師賦亦可同車攻吉日二篇謂之田獵賦亦可斯干謂之考室賦亦可楚茨

信南山甫田大田謂之祭祀賦亦可賓之初筵謂之酒德賦亦可雲漢謂之旱賦亦駟詩謂之馬賦亦可以言謂之後宗賦亦可大百人之中本有賦二者收之之一休耳降自陶李乃有辭賦之作及相如子雲之徒出多一繁文虛辭以冗長為工雖盈簡贖抑何用哉好古之士不學可也

佛工有偽作古仙僂者取古仙工及各僧所作仙像不同坐立自項王抗作西一用同本各足其羊軀膠固其縫然後左右照其一羊軀刻其句足肖則成矣余嘗謂班孟堅作漢昏武帝以前余用史記文而稍增損之一漢以後乃蓋堅所自

撰仍侑子長為文故其文頗似子長是則擬作之類非孟堅本色也此六所謂偽作古仙像其事相類不亦奇乎以孟堅他作觀之漢昏非其本色可見矣

漢昏貨志傳因史記為文則可其載粵王勾踐范蠡討然子贛白圭猗頌郭縱烏氏贏已寡婦一是皆周秦前世人非漢人也何闕漢史此吾所不解也

班孟堅作古今人表後儒多羨之者揚用俗曰洪荒以來非漢家是字上古一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既以乖其名後自亂其体名義謬矣一弱侯亦曰表名古今而篇

中所不及漢人尤為不絕謂不然古今人表者所以品
古今人物也蓋蓋堅本意在品隲漢一代人物然品隲之
物苟有此擬故表古人者所以為標準也其不表漢人者諱
避也表名古今而篇中不列漢人而以示意也虽不列漢人
然以所列古人為標準而以紀傳所載漢人行事比之則其
等級倫差可知矣要在詳考之耳余故曰古今人表不為漢
史之累一弱族所謂品隲無章足非一亂者余亦不敢掩其
瑕

東都石中山止流先生其者初為浮屠徂耒先生教授於芝浦

耿興叟僧俱往聽先生說書其後去住寺迎鄙一寺居久之
弃寺還俗娶妻生子享保中移家都下因至德寺波挽上人
以求見徂耒先生上人便純致於先生純曰必便止流奉昏
乃可上人便止流作昏以授予予受而致之先生其昏有玄
僕非為食色而還俗乃為道也先生哂之報昏曰茂卿以為
食色即先王之道未以外之更有所謂道者遂辭以疾止流
亦不敢復請未半先生歿

水戶美公收漁人於海中獲珊瑚其色淺赤質柔賅如海帶
本衆見者莫能識之懸而晞之及乾其色漸深質亦堅剛乃

真珊瑚樹如自蛭船中來者於是獻之姜公遂為國珍之
岡崎士人何野通親者好医方有二男一女其長子病骨瘵
而死次子又疾医治不効冉二羸憊河野謂医東城子曰吾
兒疾篤万無生理唯方昏有取瘡虫方而今人莫敢用之予
令歛為吾兒行之死者命也予從之術而已東城子云可也
河野乃用虞天氏医学正傳所載神授丸共服二日下虫形
如穀虫人或以為不死然羸憊之甚元氣不支遂死蓋晚也
無何少女又疾貶年十四咳嗽累日不已瘡證略具河野試
共神授丸二日下虫時冬寒甚且調補以保元氣明二月又

用前方取虫法數日下虫五六合及小石如蕎麥大者十六
枚鐵推擊之而不碎蓋虫所噬骨節也後用補脾之劑而愈
之惜也向使二子者早服此方則不死矣東城子者岡崎候
侍医其子伯通記其事以告人之

竹刺入肉亦能殺人岡崎大夫松本氏奴因是得疾而死東
城伯通親見之去于貶松本氏有一婢因言上總農夫芒菱
入肉不出痛悶而死其狀亦如此奴物之毒人虽微可畏乃

雨

孟子問告子曰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

白興此四句上白字謂白之下白字黑白之白也言見羽之
白以為白猶如見雪之白以為雪見白之白以為白猶如玉
之白以為白興孟子之問二白之白意同意何如耳非問三
物之白同異也故上白活字下白死字也司馬溫公疑孟之
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猶白玉之白告子
當心之云色則全也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
子亦皆然之此所以未大牛人之難也溫公不知上白活字
以為黑白之白故云然非獨溫公古來說者率如此可謂謬
矣果如其說則孟子直言羽之白猶雪之白雪之白猶如玉

之白興是矣曰白首白字為行文矣夫三物性質各異則其
色之白又異不待智者而知之孟子雖強矣豈以是詰告子
哉孟子特問人見三物之白而白之之意有同異不耳夫人
者苟見白色之物以為白凡有目者皆然何須問乎故告子
答之曰然於是孟子若曰性犬之性猶牛之性二牛之性
猶性人之性興則告子又答曰然何則見生物之性以為性
無有同異也今孟子乃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二二猶
人之性興此興前問大異其指夫犬興牛興人雖同為生物
其性豈同哉孟子不問人見以為性之意而直問其性同意

此後提之問何足答哉告子所以不答也

憲廟視朝常晚元祿中薩戶候綱貴入朝日出造朝近午
憲廟未出視朝薩戶候指見執政曰綱貴入朝今日謁見上
早造朝而上未見臣等非憚煩乎臣請辭執政曰然近日
上視朝比昔少曉而君等造朝宜其以為淹也雖然君但須
焉上今日視朝薩戶候曰臣等法智都下期年今日不得
見上尚有它日不可以臣等故煩上固辭遂起將出執政
固留之薩戶候乃復坐執政以告憲廟遂出視朝以憲
廟之威嚴也當此諸候猶倔強如此者也

憲廟惡殺生都下法禁甚嚴告者有賞至有殺雞鷄燕雀而
死者於是留弁更士有五人同場習射者一人誤射殺鳩奴
知而告之理官召更士而問之自何改殺鳩一人對曰小人
習射已引滿而過有鳩在殼中當此收小人目所視唯見射
的不見鳩及發矢而中鳩非殺射鳩乃射之拙耳儿射者彎
弓虽有父母在殼中不能持滿弗發諸君其知之雖然臣等
既犯禁敢不伏罪願就刑司寇事例有命皆殺之且賜白金
人五錠以賞其言有理婦以其年聽其處治五人共殺之云
中風卒倒以白鴨頭血灌之極妙有人但覺手指麻痺日食

白鴨子三歲乃愈人家畜白鴨常其鳴亦可以防卒中玄鴨
即鶩俗謂之象鳧鳴子即鴨卵也食之者生熱皆任意可
元文丁巳五月初四日太白貫月初八日畢火星六貫日是
夕彗星見于西方直長庚之下連見二十餘日都人為之白
白言天者却靜余竊長太息松崎子默曰仲舒劉向太拘余
曰然漢天子畏天雖日食地震眚有之事莫不恐懼修者况
於希有之變乎托術有古之遺風也仲舒劉向因唱洪範五
行之說必欲以人事徵災異誠所謂牽強俾會可笑者也近
世言天者皆理學之徒唯推步是務視天如死物見變不以

為變曾不知懼愚謂此二者皆失之矣易云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則之蓋天之有變天心有不平也譬如人身生瘕子虽
未見其害然必能施治并禁以求其愈因防其後乃尔異日
又吳卒致癰疽患腫甚不起何則瘡痂虽小本因氣血壅
滯興內外邪毒而生也如之何得不慎哉天變亦猶是天心
苟有不平則垂象以示人人何得知其所以不平又何得知
其變其責乎唯天心苟有不平其責在人亦何得不恐懼修
省哉春妹昏吳非聖人之微意乎今之言天者何得知之
易云荐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之謂也子默曰善

王元美号弇州山人字晉弇字數音而不言州名為何音或
說為音奄或說為姑南及徃徃紛爭余按文迂王元長三月
五日曲水之序云召鳴鳥于弇州佳音奄則知說為姑南
反者非後漢耿弇則姑南反

或問故治田侯卅公偏其堂曰琴鶴吾子所作墓誌曰取諸
白氏之語公所取何語答曰白氏長慶集第八卷有琴之曰
置琴曲几上慵坐但含情何煩故揮弄風篴自有芭鶴詩曰
人各有所好物固無常宜誰謂尔能舞不如閑立收又二十
四卷自喜文有鶴興琴昏興一船句又三十三卷有雨中聽

琴者彈鶴操故蓋樂天好琴愛鶴詩中並稱二物如次卅公
慕之故以是二字名堂也

享保中依倉候喪色為列相亡後岡崎候忠之亮而依倉候
為旨相用事專行損下益上之政如岡崎候士民愁苦或謂
古河候忠良曰依倉候聰明能斷真出群之才也惜其不學
問耳古河侯曰依倉候吾幸其不學問如使其學問則所謂
虎傅之翼也其害人不亦滋甚乎

晉裴頠患收俗放蕩不尊儒術憎何晏阮藉口談浮虛不遵
禮法王行之徒不以物務自嬰乃著崇有論以叙其平余謂

願意誠好然其以有無之論亦是癡人說夢要之未知先王之道者也

歷史唯馬史班漢疏之令人忘倦予每所檢輒逐疏教紙或至終卷愈流愈有味降自范曄後漢晉文辭不足觀疏之易倦苟涉穢而得事之奇者而記之可矣晉生有會疏二十一史而講究其妄者可謂徒費工夫矣

晉書符融傳京兆人董豐妻夜為賊所殺妻之兄疑豐殺之遂豐有司豐不堪禁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知馮昌殺之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其首服曰本共其妻謀殺董豐則以新

沐拖枕為驗是以談中婦人日本源度妻為滕盛遠為殺事
興此同宣度妻劉董豐事而劾之興抑將其事偶全也

沈終宋晉符瑞志載自漢武元狩元年至晉成咸和八年麒麟見者凡七十九自漢昭始元三年至宋孝武孝建元年鳳皇集者凡百九十九何麟鳳之出准于上世而易于後世此誠可笑約載諸志其愚亦至於此歟

六朝人率悅佛法於是以僧為名者甚多奇有戴僧靜王僧
復明僧紹公孫僧遠記僧真梁有呂僧珍王僧儒元王僧奩
相僧祐陳有杜僧明梁世祖世子名方華亦佛語也至如奇

人王文殊梁人庾沙弥陳人魯悉達兼摩訶並以梵語為名
矣風俗之汚何如哉

梁武之世老人星見者數矣武帝壽八十六豈其驗耶然其
天下無足觀已

梁武帝簡文帝孝元帝父子三人並有文才在位之日詔旨
頻下每輒繁文令荒者厭倦不能終篇者述之多皆數百十
卷古今帝王所未有也然三主皆不令終四主三世而已豈
非以不德而才故歟孔子曰虽多亦奚以為此之謂也

徐勉在梁朝才學出眾上表修五禮其志亦大矣惟其以孔

親二教殊途全歸撰會林五十卷乃其不知道處最為可惜
耳大凶六朝之士多坐好佛不遵孔子之徒收運所至悲夫
斐子野亦六朝一才子也傳云未年深信親氏持其教戒終
身飯麥食蔬嗟于荒昏而不知道何用昏為

六朝唯文學士觀儒林文學諸士止足四傳所載可見矣惜
也其人信親氏者十八九要之皆非先王之道者也

香油所以膏髮也汚衣則為穢粒食所以養人也黏足則為
累今夫神符所以護宅本非惡物而貼之朱門華屋則人見
以為黑怪詔曰佛面著美神符亦朱門之累哉

元文二年丁巳十一月七日天寒北風而雨及未收雨風暴
至烘二如湯火氣所觸之物或濕或行如妖氣如霧不奔東
西丘陵林薄皆起白烟見者以為火起相呼卦救東人西走
西人東走俄頃風定氣消雨亦隨止人或以為竜起實則非
也意莫知其故亦一快事也

古今帝王堯舜之外唯湯為不可及輔弼佐命之臣堯舜稷
契之外唯伊尹為不可及王業之盛曆數之久殷實冠古今
何以言之五帝官天下拔賢而授之禹賢聖而有大功所以
得天下也自禹以後不興賢而興子民不敢不從從沃之傳

四百有餘年至桀而後失之湯以征伐得天下於是改正朔
易服食興民更始此實開闢以來未有之事湯始為之而天
下不敢不服非至德而能如是哉伊尹匹婦起為湯師凡湯
所行皆伊尹教之遂為阿衡而為政於天下湯崩太申立而
不君伊尹故之於桐而天下莫敢疑焉夫周公以叔父之親
攝王政猶不免流言之指伊尹乃以人臣非常之事而反下
不以為不軌非至德而如此哉殷有天下六合有餘年其間
賢聖之君六七起王綱弛而後張者數矣紂無道而失天下
當其時也周積德於下而人歸心焉紂則行暴於上焉得不

不亡乎。討亡而殷民猶弗服。周武庚曰：之作亂，周人謂之頑民，而實殷人未能忘其先王也。周十年七百，非不長也。然成康之後，僅有宣王之中興而已。降自平王，王道陵遲，不復能振。歷春秋，以至戰國，天下不復尊周。邾弑千里，非復其有上無桀紂之暴，下無湯武之至，而天下為秦之有，周之亡也，所謂薪盡而火滅者，豈不哀哉！由是觀之，殷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三代之後，帝王之興，莫正於漢祖。莫易於漢祖。降自魏晉，雖曰受命，友都迫而取之，不可謂非篡奪也。初，高帝之為漢王，

也。授陳平黃金四萬斤，而不問出入平也。用之，縱反間於楚，遂以是克楚。夫以項羽之勇猛，而批楚之強，佐之以范增之智，當是之時，漢非其敵也。審矣，向使平也不出奇計，恐天下未易定矣。然平之受黃金四萬斤，豈盡用之反間哉？意其所以供私家之困，居多。漢王寧不知之哉？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濟大事也。安其所以為高帝也。雖然，指四萬斤而得天下，則所捐不為多，而所得不訾。譬諸買人，則所謂善賈者也。宋人有言曰：漢業如何，作得成都，緣能問楚。君臣可嗟，許大秦天下，只直黃金四萬斤。此之謂也。由是觀之，韓信謂高帝天授

非謬言也已

自秦漢以下國家之政莫不善於趙宋國家之亡莫為可惜於趙宋二太祖創業太宗守成唯是收号稱無事自真宗時契丹入寇徽宗收女真入寇至欽宗共上皇共為少真所擒群臣弗能服之二帝遂于女真此開麟以來未有之事也高宗去汴梁都杭州當是收蒙古起于本國自寧宗收稍南後至理宗收失地於蒙古過半其未險安陷至端宗君臣共蹈海至帝昺君臣皆死於海此亦生民以來未有之事也宗亡而天下始為狄有亦一大怪事也至君學術之差先王之

道變為叔成之婦亦一大厄也天下胡服自然之理無足怪者也可勝哀哉

古之君子於事之不可已也犯危難而弗懼知死生有命也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此事之可已者也取興死生皆視之之可否常也孟子云可以取可以無取而取傷虜可以興可以無興興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二傷勇取之傷虜易知也興之傷惠死之傷勇難知也孟子此等處立言隱矣乃戰國之習也孔子則無之

毛詩序曰風二也教也陰德明諒風二上如字下福鳳及余

謂非也。下風字亦當如字。蓋上風字是風雅之風，下風字是風雨之風也。故下文云：風以動物，教以化之。此二句乃中明風也。教也。二句之義也。若荒風也。之風為福風，及則此興風。同下文當云：風以動物，豈成義哉。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設序云：將徙縣中，字張樂岱郊，縣樂縣也。縣音玄。季善注云：言將徙都洛邑，封禪泰山也。呂延濟注云：縣都也。皆非也。篇末云：燬鄆宮之不縣，即以縣字也。五臣固不足道。季善何謬乃爾。

宋苞云：鉦人伐鼓，陳師鞠旅。言鉦人伐鉦，鼓人伐鼓，陳師旅。

而告之也。此二句並互文也。凡古人之言辭互文者，有之而矣。詩其最工者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岑參詩云：雪裏題詩淚不乾。言雪裡題詩而淚滿衣也。又曰：雙袖龍鐘淚不乾。不乾者，雙袖不乾也。李千鱗云：雪裡題詩淚不乾，但淚不乾，不言何物不乾，是不成語也。岑明句皆有條理，李明取其語而綴以成句，則不成語也。

岡崎野見街有匡桂玄眠者，其子被鼠咬手指而死。明年其妻又死於鼠。又明年玄眠又死。馬東城伯通語余云：以興家語所載，有人父子孫皆死於鼠，相類字宙奇事也。

成空城者多患瘧疾世俗言某城多濕杜征南尤傳注云城積陰之氣此通論也凡宜它多冷濕

神戶候忠統興治田琴鶴公善自享保中神戶候為參政而後不復訪問琴鶴公三三藏陸治歸去未及琴鶴公為列相上徵歸去未及覽而還之琴鶴公薨世子直純立為治田候之三年神戶候使臣服部玄孝乞歸去未及治田侯弗予曰先君所愛翫且經內覽故不敢敵敢辭神戶候後使玄存言曰願以物易之君幸許之則譜錄呈吾所有卷軸器玩唯君所取治田候曰若不穀所置則將獻之不須相易唯

矣高先君精神所鍾以不穀三三雖無似敢不保守先君精神敢固辭遂弗予神戶候前西臺候也

莊子眩筮篇云膠離明之明史記吳越傳云往年吳公吮其父班孟堅答賓戲云高鞅挾三術以鑽孝公田膠曰吮田鑽三字奇甚有子鈞之力矣法古文中亦希有也

老子五千言者經也莊子三十三篇者疏義也演義也老子之文簡而約莊子之文繁而冗是故老子荒之每苦易盡莊子荒之收覺厭倦老子吉人之言寡躁人之言多要之老聃以德勝莊周以才勝

莊子寓言叙事处妙不可言。至其議論冗長处。往往難說。難解。所以令人厭倦也。其實老聃不欲服人。莊周有意於服人者也。周終坐。是不自覺其言冗長耳。

凡說諸子昏須以其人說其昏。如說莊子須以莊子說莊子。則可以得其實矣。後世或以佛者說莊子。或以儒者說莊子。如林希逸是已。所以不得周之旨也。

昔南都僧有知言。詔害於道德者。四人同志。並坐一室。夜習無言。一小僧侍側。佳便令。咄久。燈且滅。上坐僧云。沙弥挑燈。次一僧云。無言場也。又次一僧云。場法敗矣。下坐僧云。唯我

能無言。見叙無佳。沙石集。莊周為老子之徒。明無為之道。傳不言之教。而三十三篇。諄諄言之。惡在其無為不言。興夫下座僧何吳。

春秋昏火災。一曰某災。一曰某火。宣十六年。經曰。夏成。周宣榭火。左傳曰。人火之也。風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杜氏無解。公羊襄九年傳云。易為。或言災。或言火。火者曰災。小者曰火。何休曰。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災則小矣。穀梁昭九年傳云。國曰災。邑曰火。范甯亦無解。二家說不同。如吳。今未有所適從。姑從左氏可矣。然按左氏人火之也之言。所謂

人火者人故縱火也天火者失火也堯尤傳者不見本文之
字以為人火謂天火二謂雷火之屬雷火為災世不多有
則其說固非惟縱火亦世所希有宣春殊收獨多有之耶此
亦可疑要之災火之矣三家各一義考諸經傳皆有所不通
此必有定說吾未之聞也

凡人連稱姓名連稱姓字常也古人有字下連名而呼者如
邦父何孔父嘉叔梁紇是也又有姓名下帶謚而呼者如史
記晉世家趙衰成子趙鞅簡子是也

礪川里有小瞽善三絃幼童少女從學者衆矣小瞽每為之

盱食一日學者十余人更盡業無有間歇小瞽倦矣欠伸且
泣曰教者已倦而學者未罷猶尚盡業旁人笑曰人之於術
業也學之不能恨而泣者有矣教者倦而泣未之前聞也太
宰子闕之曰誨人不倦者仲尼之所以為仁也吾侪小人以
蠶枝先後生實亦勞焉既有倦而欲泣所以不敢泣者丈夫
知耻忍而勉之耳彼小瞽者何可笑哉

犒謝靈運述祖德故云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按弦高所犒
者秦師也非晉師也事見左氏傳僖三十三年謝之云犒晉
師非也觀下句對以却秦軍則靈運自誤耳非傳寫誤作晉

字也古人詩亦有如此者

東朝士人家畜一瞽者為性拘蠢喜拂於人其主患之培人曰凡瞽者拘蠢乃其常性不足以為患吾所畜乃其尤者遂之則不仁舍之則可惡吾甚患之友人曰如子所去則六一奇物也我願觀其狀曰子一父可未過則吾見瞽者為一父友人諸其家主人飲之酒召瞽者侍坐飲之則飲食之則食歌之則歌戲之則戲唯人所使毫無拘蠢容謂主人曰子欺我耳瞽者能用命主人曰賦漢而令乃順人客曰主人責瞽者曰今夕友人來欲觀汝拘蠢狀汝則不肯拘蠢何也答曰

小人今夕尽力拘蠢主君何云爾主人曰飲之則飲食之則食歌之則歌戲之則戲唯人所使烏在其拘蠢曰客觀小人拘蠢狀故來至君欲使我拘蠢以為玩弄而小人不拘蠢是乃拘蠢也已

礫川里有縣官火蓋隊更士新井某者己未八月新井某詣一朝士家其苑池有烏魁主人方令奴採烏魁新井因僕入池採烏魁僕解衣而入池進且左右數步俄而沒觀者皆以為泊久之不也人始怪之主人命奴以此杖搜之不得倉卒無有人能入而索之者衆歲移收薄暮乃浮則死已久新

井遂載尸而歸蓋池中有深淵主人且未之知也新井之僕
偶陷而死焉命哉不幸

伊川云讀太序孔子所^作其文似繁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
也小序因史所為非後世所能知也予謂安知言也

鄭康成注三禮在傳記教亡之後考覈詳悉令觀者思過半
其於後學多取裨補唯信誠謬動輒援之矣則其病也已至
於鮮美不啻糊塗不分曉且收有紕繆比之杜征南注尤傳
如稚子學語蓋康成昧於文義亦拙於屬辭耳又如李善注
文選援出處者事蹟詳備無遺學者得之可以當五車晉故

宋人誇云文選爛秀才半指李善注文選也善之淫文選務
援出處而不說意義二二二則可其有不得已說意義者
不意失分曉且多差誤覽者失望其考出處如出二手蓋
善亦長於博覽短於鮮美也如司馬貞張守節之為史記則
不足道已由其觀之考覈與鮮美自為二途注家亦難乎兼
之

先君子在飯田收大夫野村某者妻掘氏有三男子其季者
小字久米從先君子學槍年十七病瘧而死掘氏哀甚不食
數日啼泣不止失聲者絕者數矣日夜涕泣歲余不衰親旧

更慰前不曉羸瘦嘗三夏晚二三侍婢扶步園中納涼薄暮
清風颭至陣：侵肌忽於樹陰如有所見悅若人采素衣曰
立塚氏恐稀呼叫皆走抱一婢而倚婢問何也曰久采未婢
曰少郎何故未老孳惑矣固教人權護以韜內寢由采失哀
涕泣遂止後不復言久采亦不欲人言之初塚氏患瘧氣自
喪少子而病退至采哀止而旧病復作

治田侯直邦以列相傳西城之四年有疾屬其世子及諸太
夫而告之曰今收医者以人參為不死之藥原人大病必用
人參興暖一日多者數兩少六一二兩以至累日未聞有奏

效者夫死者命也豈人參之力所能生哉可謂愚矣予即至
老焉不省人事戒勿多興人參汝等不用吾命則為不孝不
忠矣世子及諸大夫皆曰敬聞命矣故治田侯所服方藥中
用人參不過每貼三四分及疾革亦不過單服一二錢而薨
藥名枳殼枳矣旧音槁負各有槁止二音而以止為文音字
彙唯獨止音唐文之枳花明馭牆又之處二春風枳殼花今
學者欲荒枳從止音按周礼夏官掌故固掌修城郭溝池樹
渠之固鄭注樹謂枳殼之屬有刺者也陸氏秋文枳居止切
由共觀之枳字旧音槁為是平色音反二音其義未詳

詩

古詩書三河畔草多用重字論者以為奇唐詩崔顥黃鶴樓
 用字重複不累其佳論者亦以為奇他唯張若虛春江花月
 夜為大奇一篇三十六句二百五十二字而用月字十五為
 最多江字十二為次多更有也不大入五上五何五流五照
 四春四水四無四相三海三字且明三見三年三去三落二潮二
 生二字中二花二似二空二飛二白二一字初二代二望二長
 二家二夜二樓二還二潭二斜二何處二何人二可憐二不
 知二灑々皎々悠々沉々凡重複者共一百三字讀者不覺
 其多可謂絕賞矣

壬戌正月彗星見於河鼓南及河鼓是歲八月一日大雨大
 風自東北拔木發屋信上下毛武下總五州大水朝馬山崩
 信之松城小室武之忍城河越磐坵下總古河開宿諸城皆
 壞松城小室皆甚所在堤防並有完者人民溺死者不可勝
 數則東都之地北接下毛東連下總平地木深丈余其淺者
 亦數尺湫二如海者方二三百里都下東北一二十里內士
 民或遁於高地或上屋以待接有幸得船筏而濟者有數日
 不得援而絕糧者其它為魚鼈者亦不可勝數不惟衆庶為
 然諸候貴人亦有死者去於是縣官命有司出舟以濟溺

者為糲飯以饋飢餓者都下富人有力者亦競赴施惠不可
具陳也誠國初以來所未聞國家一大災人民一大厄也九
日縣官命有司修築大水所壞堤防乃命肥後候備前候
長門侯伊賀候福山候圓龜候出石候飯肥候白杆候籍江
候磐國候助工役數十萬人費數十萬金半歲功成六國初
以來一大事也

戰國四君皆好士食客之多至三千問其所得則孟嘗僅有
馮驩及雞鳴狗盜平原唯有毛遂信陵有候嬴朱亥耳士之
難得如斯夫然非孟嘗等愛士而善待之則安數子者亦未

必為其用天陶似求舍授石索玉捨沙石未有能自得金玉
者也人主之殺士亦如是向使孟嘗等當初必拔士而取之
終世不得一士唯其好士而未求者容之是以皆得士矣故
云濟之多士文王以寧武王曰我有亂臣十人夫所謂多士
者豈皆俊傑哉意亦多碌碌者耳李斯曰泰山不壤土壤故
能成其大河海不挾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劫衆初故明
其從矣知言也王安石流孟嘗君傳少田文之得士可謂謬
矣凡宋儒所論皆矣類也

戰國有范雎唐高昭雎字多以目史記注不音字亦不正

是以讀者任意或音七余反或音虽二音本別字七余切者
鳥名睢鳩文睢其字作者且之音虽者水之名睢陽之睢
其字似耳目之目一作睢吳師道注國策龙睢音虽音府魚
音鳥名之睢注云人名范睢摭韓子外儲作范且當從音府
為是唐睢楚策又有唐具者六當音之七余反為明批唯
昭睢未詳恐六七余反

漢睢弘字孟顏注睢音息隨反愚按睢字說文說親切字彙
干規切並興顏音吳尚友錄息為切五篇眉規切並興顏音
同音會每字按音鏡第五博支音齒音第二清第四位牧

尖字屬心母乃隨平声恐當從之顏音是也一音桂乃夷姓
耳

宋之間春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去青門踏接鳳凰
臺素滌宸遊童騎末尖起句誠佳惟以自法論之首句如次
句次句如首句若使二句前後易處則皆得其處而更佳領
將不粘不足以為病也王維詩多尖法如綢川莊作酌酒興
斐迪初四句皆尖貼

吳象之少年行云一擲千金渾是贍家徒四壁不知貧高廷
禮品彙李于鱗選皆作家無四壁愚謂徒字勝益家徒四壁

立相如傳全文也。且世豈有無四壁之家哉。
昔者孔子作春秋記時事而未始明其義。亦不著論。便後人
必思而得之。左氏傳之乃略著其說。當此君子。虽有詩評。收
十一二耳。非史家所重。故也。及司馬溫公作通鑑。則主於著
論。溫公本欲論時事得失。而不可。故錄往事。以為論題而已。
後儒效是。作古史。皆略於記事。而詳於詳論。大非史家本色。
夫學者苟明經術。則其讀史也。往事之得失。了於一目。何
用前人詩評。為故余每讀通鑑。及諸家古文。有評語者。盡塗
抹之。非惡其妨史學也。

古今人主壽且在位之久者。堯帝以上。傳記不詳。三代以下。
莫如我日本國初天皇。孝安天皇。年百三十七。在位百二年。
垂仁天皇。年百四十一。在位九十九年。次二皇為最。應神天
皇七十一。即位。在位四十一年。即位之收。則此為最。
河州葛井剛林寺。千手大士像。長數尺。實有十臂。癸亥春。住
持奉像來東都。當城北護國寺。都人往燒香者。日千數。一鄙
人見像。曰。大士十臂。而兩脚。何脚之太寡也。大士言曰。吾唯
寡脚。是故求脚。便吾脚多。如手。何以東行為。世俗謂錢曰脚。
故大士去爾。

千宗佐者茶人利休耳。然也。自其先人世以茶事。事紀公家。于京師利休所造茶室尚存。焉。宗佐之子好菴。自東崖先生受業。宗九樹之。謂其子曰。汝厚俸。勿學問。自先人以茶事。二我君家世業。茶以交厚俸。顧我所業。天下無益之事也。有識所笑。鄙陋甚矣。若汝學問。必魄迺。所為果然。則汝心不事。二不事。二則敗先業。我業固不須學問。汝惟敬奉先業。享保中。從紀公在東都。紀相能野候。忠明者。列相岡寄候。忠之之孫也。皆好茶事。熊野候欲飲岡寄候。酒而以其為列相。故不敢請於岡寄候。退朝過熊野候。紀公樹之。賜熊野候酒。

首熊野候。名宗佐。便為煎茶岡崎候。大喜。盡歡。將去。謂宗佐曰。今日良遇。主人歡。唯予亦欲于茶室。以予在官也。不敢公然。延子。二以暇私過我。可矣。宗佐對曰。君國家大臣也。不可以有私於人。虽以私外人。必測之。僕虽早未。然以先人之故。知名於海內。虽以私請君外人。亦必測之。君若公然。召僕。則僕亦告寡君。而往。未可以私。敢辭。岡寄候慙而去。享保中。前神戶候能茂。自參政。遷為太子賓客。有持人。所介賣古盃。未示之者。神戶候見而悅之。問其價。曰。直金三錠。神戶候遂買之。他日。有客自言。好古盃。神戶候出所買盃。以示。

之客展覽久之嗟賞不已曰汝必名益神戶候曰試價之對
曰不下白金十錠神戶候曰我買之白金三錠矣客曰廉甚
神戶候曰然則鬻之者虧折耳我非買人何以賤買為因謂
其臣曰必益賣矣益者白金七錠今與前直共十錠對曰前
已與直夫收之不敢言虧折不須更益之客亦從旁和之神
戶候曰否二我非買人何以賤買為必益之今日必行之
俳諧連歌者起於近世野俗而市井猥人所好非縉紳君子
所為也有位之人好是者唯磐城廢世子義英及故列相加
納侯信友世人所知也享保中加納侯以列相傳世子日朝

西城在朝曹事小間則與參佐及昏史詔及俳諧神戶候在
咄其始是以應之一日謂加納侯曰公好俳諧僕未之學也
故雖教與公詔並無所解諸問公常有得意句願聞之加納
公笑曰固有之因為誦其一兩句神戶侯沉吟久之曰僕曩
愚竟弗解矣加納侯默然

盛唐詩如王公園中百花爛熳光采奪目中晚唐詩如山花
野草不及王公苑中者然天造形色種之可愛明詩雖極
佳者如剪綵為衣雖極工逼真然無生色竟矣死物所以不
能動人也矣何以故唐詩巧拙皆自然明詩摹擬所成是以

不全雨又曰唐人多漫與偶成不強作明人則貪多強作一
謂無病呻吟者也矣亦所以不全也

漢晉五子候溢節者其多按表平子頃王子平利候世平纂
候梁成陵侯克兄弟三人同溢節廣川繆王子武陶候朝溢
節朝之孫勳六溢節城陽惠王子高鄉候休溢節城陽荒王
子高廣候勳即末候佼昆山侯光析泉候根要侯勝或候憲
兄弟六人同溢節泗水勤王子子鄉候定乾鄉候璋兄弟二
人同溢節城陽戴王子石山侯玄都陽侯音兄弟二人同溢
節梁敬王子黃順平樂候迂東鄉候方高業候矣臨都候末

典兄弟五人同溢節孝陵孝王子蘭陵候宣廣平候德兄弟
二人同溢節矣皆奇事也又廣陽頃子西鄉候容益昌候嬰
父子三人全溢頃六奇事也

寬保三年癸亥十一月彗星見于東壁先世科指奎二句稍
衰至十二月十八日復甚明長大信前連夕不衰至明年正
月朔夕又增光明形益長大過元霄乃伏而不見初見收在
東壁二星之中後稍移而西北向管室下星最後切近管室
下星而光指粟壁上星凡見者前後五旬而伏

周南召南者房中之樂也列國之詩多出家人男女及星蒼

歌謠之作其辭固宜平易雅頌多士大夫之作頌又祭祀享神之文而其辭亦平易雖間有奇崛者可待注解而得通焉及燕沃安世房中樂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篇饒歌十八篇饋三焉如病熱瘡諸虽有注解猶不分曉當眩鬼神恐亦難通不知後宮婦女如何領解是大可怪也

洪範者帝王治天下之大法非專言五行也漢說五行而洪範廢春秋記災異者所以懼人主也洪範庶徵所以正人主之德也漢儒說五行而災異無驗使後世人主謂災異不足畏者漢儒之罪也然漢儒說五行自董仲舒始劉向成之向

固駁雜仲舒大儒而為尖杜撰以惑後人非知道者也

喪服斬衰日三升布布徑八十綫為升三升則二百四十綫布幅二尺二寸右者一尺當今尖方鉄尺七寸二分弱則二尺二十當今一尺五寸八分四厘三分之為五寸二分八厘八分之為六分六厘是十綫之圍則綫同六厘許為布日大約如今民俗遠蚊帳是為細疎布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美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美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美服十二升細麻十九升抽其半有事其綫無事其布日緦錫衰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綫有事其布日錫

四升者饒間四星九毫許為布日星為次疎五升者饒間三星九毫許為布日星為尚疎下升升教差多則布日星教推
升可知也銀錫皆十五升而抽去其平乃為七升半為矣
冷水鮮熱勝於藥餅之力故凡病有熱者有火者宜聽飲之
醫者多禁之非也唯其水必當用新汲水者乃地中清氣每
毒若用熱湯驟於井中而冷者則大寒有毒經火化故也平
人尚不可飲况病者乎

余生延寶八年庚申明年辛酉改元天和共四年甲子改元
貞享二二之後五改元曰元祿寶永正德享保元文也元文

之六年辛酉又改元寬保其四年甲子又改元延享則之曰
日本博士家督辛酉年為革命甲子年為革命皆必改元自
前世如是東厓秉燭終日嘗於指紳家得見一條藤公兼良
三革說其中三善清行易說而載漢鄭玄唐王肇等說甚詳
大意本周易革卦義曰說緯權度次之戊午革運辛酉革命
甲子革改文易緯云辛酉為革命甲子為革命蓋革卦有湯
武革命之言而識緯家固造矣說云此按孝德天皇即位
元年乙酉号大化矣日本年号之始也六年庚戌改元白雉
有明天智並無年号天武即位元年壬申号白鳳十五年丙

成改元朱鳥持統無年号文武即位初亦無年号九年辛丑
改元大宝其四年甲辰改元慶雲自安之後不復有無年号
凡自神武至皇極未有年号亦無改元孝德之後裔明天智
持統又無年号亦無改元文武以後每世數改元辛酉甲子
聖武即位改元神龜光仁寶龜十二年辛酉改元天應桓武
延曆三年不改元仁明承化八年辛酉十一年甲子皆不改
元醍醐昌泰四年辛酉改元延喜其四年村上天德五年辛
酉改元應和共四年甲子改元康保自安以下每遇辛酉甲
子輒改元唯正親町永祿四年辛酉七年甲子後水尾元和

七年辛酉不改元莫知其故以安觀之博士家革命革命令之
說蓋起於村上收也或曰神武開國以辛酉即天皇之位故
後世亦必以辛酉即天皇之位故後世亦必以辛酉改元甲
子改元干支之首故亦必改元未知然否

家語云食桑者有緒而蛾淮南子云食業者有絲而蛾純謂
凡食葉者皆蠶屬也如尺蠖可見矣

武帝即位封方士樂大為樂通坐賜列候甲茅童子人葉典
斤車馬帷帳蓋物以弃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存金十萬
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純謂漢武惑於方術至矣可謂甚

矣人主極富貴之樂而其所不足者唯長生故求長生二二
不足又求不死矣方士所以進也以武帝之英武也猶是况
其它乎嗚呼愚哉

宋延清故去蓬萊闕下長相憶桐白山頭去不歸司馬承禎
以道士受道士受天子恩禮在朝諸人皆善視之及其辭去
而飯山朝士相率送之蓬萊闕下謂之大內也長相憶言承
禎去後諸人憶之也朝士惜別如失而承禎浩然去志不復
顧慮故曰桐白山頭去不歸末句有力亦有味一篇主意在
此一句李千鈺故云白雲湖上白雲飛長白山頭去不歸取

延清末句為不句培勢軟弱全無意味去不歸三字無所當
故也又李太白故云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吊湘君湘
君者舜之二妃死於湘中楚人自昔吊祭焉今長沙落日秋
色杳渺欲吊湘君更無處所故末句云尔千鈺故云草色秋
迷彭蠡沃不知何處吊番君二二吳君也吳芮者楚漢一豪
傑入漢封為長沙王傳國於子孫者也凡古人之可憫者後
人吊之如湘妃屈原矣也番君之令終何吊之千鈺安句不
及太白末句之有味也岑嘉州云雪裡題詩淚滿衣又云雙
袖龍鍾淚不乾千鈺云雪裡題詩淚不乾嘉州言雙袖淚

不乾干幹但言淚不乾不言何物淚不乾安見感語也取古
人成語入已詩則失精采若干幹之上手尚然況他人子皎
然文式三偷其三云偷語鈍賊干幹有焉

有款惠通者長崎產也頗識文字嘗遊東都見徂來先生而
矢一言先生作故以贈之及其歸也又送之以序先生沒後
遺文行於世而通還俗為儒曰長崎君舒後遊東都是眼子
迂而曰徂來先生所贈僕文若文載在其集僕收為浮屠名
惠通今僕為儒而更名請改徂來集中稱惠通者為今名子
迂笑曰吾子不辨文字予贈僧興贈儒生其言大矣何得即

以則僧者為則儒生子吾子止君舒倦

漢儒顛而蔡宋儒慧而卒明儒黠而忘觀其注解傳古書漢
儒鮮美多迂踈然於本文謬誤無可疑者誦不敢輒改之况
敢刪之乎可謂蔡矣如鄭康成注三禮是已宋儒鮮美多詳
悉然亦多臆說是本之可疑者率意改之病在不知古訓以
今說古明儒却能尋討有詔先儒而泝往古者然好刪古書
如史記漢晉世說文迂宋人定存諸家旧注不厭重複明儒
乃厭重複而互刪去之便後學者不得見諸家全注凌稚隆
之於史漢王世貞之於世說田汝成之於文迂皆然世貞於

世說不惟刪本注佛正文刪之而補入後事於正文既刪古
本矣神何為哉明儒之妄多如此名為好古而實亡古者也
故荒昏者當求古本然古本唯得三宗本斯可矣明本為下
古者分天下為九州又為十二州秦滅諸侯分天下為三十
六郡漢因之是秦漢之郡猶古之州也自後州郡之稱無復
弁別周書作雒解千里百縣有四郡左傳趙簡子曰上大夫
受縣下大夫受郡次郡小於縣也秦漢以後以郡統縣則郡
大縣小是郡縣之稱大小本無定款日本紀有州有郡而無
縣以州統郡則州大郡小我郡猶中華縣也華人亦知而言

之故我人為文字當言某州某郡先賢所行皆然今昏生或
謂郡曰縣者違 國制且不深考古訓不可行也

文廟正從中薩广海濱有一男子鵠立焉里人先而吳之
衆共見之無有識者頭髮面兒衣服皆如我人衣綿布襖同
之答曰自吳邦來又問何為而來曰欲宣天主教言諾興我
人無吳里人大驚去而告里人轉告國官官正召而問曰本
國禁天主教殊嚴汝不測乎答云唯別之是以持來已我欲
親見王而言之不可以告其下官正詳問其所從來則不答
唯言各豫灣天主教家接怡連也官正以聞薩广候二二二

馳馱便以告東都相府二二以聞。縣官命薩戶候搃送豫
灣於東都至則下更因於天主宰弛瘡在字中坐椅終日不
言不笑下視如腫不睡如僧坐禪日食大饅頭數刻求糖二
三兩飲白湯二三碗不食他物官命老奴夫婦無子者事之
豫灣使奴婢溫顏如色視之如傷奴婢嘆服其往居數歲奴
婢留守更曰我二人者既受客教矣若隱而不告則罪大矣
敢以告守更以聞。縣官乃更因豫灣於圖二方數尺僅可
容身食之以粥不復興饅頭冰糖豫灣泣曰倭人慘矣未幾
瘦死

東厓盡簪錄云天地之間南位于陽而主生陽爻位于陰而
主殺余謂此文當云陽位于南陰位于北以興鳩巢駮臺
雜話云堯舜之道即孔孟之道二二二即程朱之道全皆
下筆之收不覺其言逆文理耳先儒名能文者尚如後生
輩不可不用心也

一匡字作匡字宋人避太祖之名缺其一畫也後代之傲而不
改非也

